

#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9年6月17日 (第193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 美刊：美国需摒弃“恐惧主义”外交政策

自“9·11”事件以来，恐惧已成为美国大部分外交政策的基础，即恐惧所有对手。这种“恐惧主义”往往会导致非理性和不合逻辑的政策，削弱了国家安全。因此，美国应在外交决策过程中践行建设性现实主义。

## 特朗普以五种方式“重塑”了美国民主党

美国总统特朗普显然已经将美共和党“打造”为亲特朗普的政党，容易让人忽略的是，他还以五种方式“重塑”了民主党。

# 中美关系

## 美中贸易摩擦冲击美旅游业

《纽约时报》网站 6 月 13 日载文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开辟了一片新战场：价值 1.6 万亿的美国旅游业。

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旅行与旅游办公室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游客数量急剧减少。数据显示，2018 年访问美国的中国游客为 290 万人，低于 2017 年的 320 万人。美银美林上周的一份报告中称，“最糟糕情形”是中国赴美游客下降高达 50%，这可能意味着美国旅游业将遭受高达 180 亿美元的损失。

美国业内人士担心，下降趋势今年会加速，不仅会影响航空、酒店和餐饮，还将波及游乐场和赌场这类零售商及景点。美国旅行协会执行副会长托丽·巴恩斯(Tori Barnes)表示，中国人格外重要，因为他们在美停留期间平均会消费 6700 美元，比其他国际游客高 50%。

分析称，中国游客人数下降部分或与中国经济放缓有关，消费者手中可用于自主支出的钱减少，但更重要的是，在与美国的争端中，北京可能将其可观的游客数量当作有力武器。STR 旅行研究与数据公司高级副总裁简·弗赖塔格(Jan Freitag)称：“中国能加征关税的东西有限，但他们手里握有的筹码还有出境游。”

## 卡内基专家：打破中美贸易僵局难度大

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 6 月 4 日登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黄育川(Yukon Huang)的文章称，中美贸易战日益复杂，打破僵局难度较大，双方任何协议都更像是通过

谈判达成的休战协议，仅仅将其从一场难以驾驭的贸易战转变为一场更受监管的贸易战。

文章称，贸易战始于特朗普对双边贸易逆差问题的执着，而破坏谈判进程的最终因素是，华盛顿地缘战略家与政界人士的担忧。他们将贸易战视为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其目标是让中国放弃创新雄心，从而限制其挑战美国经济主导地位的能力。征收惩罚性关税更多是将关税作为战术武器遏制中国的技术野心，而非为了削减贸易赤字。

“囚徒困境”理论告诉人们，当两个理性、自私行为体间的信任破裂时，不可能达成协议，双方的处境都会每况愈下。这时候就需要外部力量来打破僵局。然而，欧洲国家因过于专注国内政治而未能参与其中，而亚洲作为受影响最直接的地区，面临的风险更大。现实情况是，亚洲地区内部分裂严重，无法采取有利于美国或中国的统一立场。

任何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首先都要建立政治共识，目前最佳选择是二十国集团。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欧洲或亚洲大国有足够动力推动该进程。中国对此也存有疑虑，担心影响自身的灵活性，但北京方面需要明白，进一步强调其改革承诺将更好服务于自身利益，促进各国团结一致解决全球问题。

## 美中在新材料领域的合作与竞争

美国兰德公司专家理查德·西伯格立特（Richard Silbergliitt）6月7日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听证会上发表证词，分析了中国在新材料开发与应用方面的发展，中美两国在该领域的合作，并为美国如何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提出建议。证词摘要如下：

在新材料领域，美中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研发资助国。据估计，2018 年美国和中国的研究支出分别为 5660 亿美元和 4860 亿美元。如今，中美两国研究人员在涉及新材料的多个领域展开合作。美中清洁能源研究中心便是其中一个例子。该研究中心的目标是利用两国顶尖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加快美中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和部署，双方开展的合作富有成效，有利于互利互惠。

美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全球领先的原材料生产国，但在许多制造业关键原材料方面，美国仍依赖进口，譬如稀土类矿物。据统计，2018 年，美国有 64 种非燃料矿物依赖进口，其中 18 种完全依赖进口，另有 30 种矿物 50% 以上依赖进口。而到目前为止，中国是这些关键材料的最大生产国，占世界 12 种关键材料（锑、铝、铋、萤石、镓、锗、镁、稀土、硅、碲、钨和钒）产量的 50% 以上。

为减轻依赖关键材料对美国的影响，兰德公司曾发布报告建议美国采取两项行动：其一，增强对供应中断或市场扭曲的弹性；其二，将目光放长远，就有关生产集中的问题提供早期预警。

### **美智库：中东地区能够成为美中合作的舞台**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网站近期登载报告称，中国对中东北非地区事务的参与程度日益加深，由于中国和美国在该地区存在共同利益，因此该地区能够成为两国合作的舞台。

随着东亚和中东的联系日益紧密，地缘政治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就中国而言，其与中东地区的关系已经超越了经济利益的范畴，也纳入了战略考量。“一带一路”倡议被称为“中国迄今提出的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倡议”，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利益和影响力。

由于美中双方视对方为主要战略对手，中东北非地区很可能成为两国竞争的舞台。与此同时，中美两国之间还存在许多利益重叠，在适当条件下，中东北非地区也可以成为双方合作的舞台。但想要实现这一目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需要对双边关系进行认真、持续的管理。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的战略与经济雄心进行分析。为此，报告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需要密切全面地跟踪中国在该地区的实力与影响力的扩张情况，了解中国与地区各国之间的关系。第二，需要采取措施填补美国政策制定者在专业技能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因为美国大多数中东北非问题专家对中国缺乏了解，而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对中东北非地区也缺乏了解。同样，中国的中东北非专家需要更加熟悉美国在中东的角色。第三，中美两国的中东北非外交政策专家之间的“二轨”努力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能最大限度降低中东问题在未来几十年成为超级大国竞争焦点的可能性。

### **甘思德：美国应使用综合方法应对中国威胁**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高级顾问兼该中心中国商务与政治经济项目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近期在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就如何应对中国威胁作证。证词摘要如下：

美国目前对中国使用的单一政策工具——“双边边缘政策”的效果有限。为了提高效率，美国应使用综合方法，包括与伙伴和盟友加强协调，努力加强美国自身技术生态系统的基础。

特朗普政府应对中国高科技挑战的方式过于注重施压这种单一的方式。首先，对中国多个行业提高关税，以损害其经济增长前景。美国已经三次提高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并且准备向剩

余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关税；其次，更直接地拒绝中国使用美国技术、参与美国市场；最后，美国调整签证政策，加大了中国理工科研究生进入美国大学的难度，并限制在职科学家和其他专家进行人员交流。

然而，美国目前对中国的压力政策有些“过火”，可能对美国经济、国家安全乃至全球经济造成损害。贸易关税已经造成了巨大的“附带损害”，包括美国农民和公司大量失去出口市场，美国消费者为商品支付更高价格。进口关税也具有高度累退性（Regressive），对低收入人群带来更大的影响。

美国并不需要摒弃压力手段，但应当适度减轻压力，并辅以另外两项举措。一是缓解与同美国一样在对华关系上面临挑战的国家的紧张关系。美国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盟友同样面临来自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和歧视性政策等问题。特朗普政府没有与这些国家密切合作，而是威胁或对其中许多国家加征关税。与这些国家加强正式和非正式的协调，将使中国的选择更加明确，中国同意进行重大改革、减少知识产权“盗窃”和其他有害行为的可能性也更大。

二是加强美国先进技术的生态系统。美国不仅需要加大对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的研发投入，还需要加大对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和实体基础设施各个层次的投资。同样重要的是，在某些情况下，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刺激美国国内对领先技术的需求，并在国内为技术创造商业激励。

如果美国政府谨慎、谦逊地行事，它就能使用有限的政府资源，并以有利于市场的方式推广新技术。更成功的美国高科技行业是抵御中国挑战的最佳屏障。



## 美国外交

### 美学者：美需重塑国家安全战略以满足现实需要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6月4日登载该中心专家安东尼·科德斯曼（Anthony H. Cordesman）的文章称，当前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面临挑战，需要对此作出调整，以满足现实需要。

当前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面临两大挑战：制定正确的战略组合，以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建立正确的流程来切实执行这些战略，以确保其有效性。为此，美国需要对其战略、净评估、计划、项目、预算以及指挥责任的某些核心领域作出多种改变。

美国应重新发布年度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态势声明，对美国战略进行功能性总结和概述。在计划、项目制定和预算周期内，利用作战司令部的职责范围来定义关键的国防部项目类别。在相关指挥部门的积极参与下，制定作战指挥计划、项目和预算。相较于军队，由作战司令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联合参谋部以及国防情报局来制定关键计划和战略更为合理。在各司令部的积极参与下，创造覆盖所有作战司令部的净评估，且美国的战略、计划、项目和预算都应与美国及其战略伙伴的能力以及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行动和可能意图的净评估结合起来。

制定波动的未来年度国防计划，每年更新该计划。限制四大军种在制定美国五年防御计划中的角色。从实际军事实力和总体战略价值的角度，并在联合制定战略目标、兵力规划及盟友提供的资源质量的基础上，对盟友和安全合作伙伴进行评估。创建针对国家技术和国家安全开支比较趋势的年度净评估。此外，美国应关注如何合理控制战争与军事对峙的人力和财力成本，而不是简单关注制定战略对策。最后，真实、全面地报告战争和军事行

动的民事和军事成本，并要求国会预算办公室和审计总署开展年度独立审查和回归分析。

### **美智库：重塑美韩威慑态势以为外交提供支持**

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网站 6 月 10 日载文称，为了支撑美韩针对朝鲜的外交政策，美韩同盟应防止防务能力下降，处理好当前军事态势的限制因素，并创新安全合作和威慑方式。

首先，在不影响国防能力的情况下调整威慑策略。美韩军队应重新校准联合军演，调整韩美联合司令部军事训练的“规模、范围、容量和时机”。这不仅能阻止朝鲜以额外借口破坏美韩关系，还能增强两国外交人员在与朝鲜接触时的信心，从而为外交努力提供支持。其次，降低军事效力面临的风险。在使军事项目与政治指令保持一致的同时，美韩军队应积极保护两国的军事能力，以防止其萎缩。两国应鼓励军队之间开展合作，并制定必要的理念、战略、计划和态势，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的需要。

妥善处理当前军事态势的限制因素。在提升进攻、防御和情报能力的同时，美韩两国军队还应加强恢复力、军民合作和机构间合作，以增强美韩同盟的威慑，阻止或降低朝鲜行动的破坏性影响。最后，创新安全合作方式。美韩同盟的某些变化不仅为合作带来了挑战，也为美韩联盟扩大威胁效果、增强防务准备和扩大外交努力提供了新机遇。

### **特朗普的一系列“外交破产”**

《华盛顿邮报》网站近期载文称，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目标从朝鲜转向委内瑞拉、伊朗再到墨西哥表明，当目标难以实现时，



他就会退缩或寻找新目标，最后导致一系列“外交破产”。

今年 1 月，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忙于推翻马杜罗政权，五个月月后，马杜罗仍然在位，而美国的政策处于休眠状态。在几次试图推翻马杜罗的努力失败后，委内瑞拉反对派在拉美和欧洲国家政府的帮助下，重新与马杜罗谈判，然而，美国没有参与。

本月，特朗普选择了新的目标——墨西哥。他向墨西哥发出了关税威胁，并要求立即切断移民和毒品的跨境流动，而后接受了一个表面上的解决方案。墨西哥之前是伊朗，如果伊朗不彻底改变外交政策，特朗普似乎准备在 5 月初与伊朗开战。再之前是朝鲜，特朗普先是用“炮火和怒火”威胁，然后又用“爱”堆砌，试图拆除其核武库，但同样无效。

这里有一个模式。特朗普的目标是外国对手，他提出最大化的要求：改变政权，彻底解除武装。他没有与国会或盟友协调，采取了诸如石油禁运、加征关税、发出军事威胁等戏剧性的措施，并认为这些措施能迅速生效。然后，当事实证明目标难以实现时，他就会退却或干脆转向新的目标。剩下的是一连串的外交政策破产。美国国务院一些特使正努力收拾混乱局面，而特朗普却表现出平静。不过，也许美国人应该感谢他的反复无常，因为美国入侵委内瑞拉或与朝鲜或伊朗开战将是一场灾难。

可以肯定的是，通过咆哮、威吓和遗忘，特朗普无法实现其深远目标。解决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和墨西哥边境等棘手问题，需要综合性战略和耐心，而特朗普却不能做到这两点。

## 美刊：美国需摒弃“恐惧主义”外交政策

自“9·11”事件以来，恐惧已成为美国大部分外交政策的基础，即恐惧所有对手。这种“恐惧主义”往往会导致非理性和

不合逻辑的政策，削弱了国家安全。因此，美国应在外交决策过程中践行建设性现实主义。

美国《国家利益》期刊网站近日登载美国智库“国防优先”（Defense Priority）高级研究员丹尼尔·戴维斯（Daniel L. Davis）的文章称，美国应该摒弃破坏性的、极端保守的“恐惧主义”外交战略，转向一种更强大、更有效的建设性现实主义战略。文章摘要如下：

自“9·11”事件以来，恐惧已经成为美国大多数外交政策的基础，美国人的生活因此变得更糟。对特定对手的恐惧被用来为一种世界观辩护，即保护美国不受任何敌人威胁的唯一方法是使用或威胁使用致命的军事力量。

美国几乎没有花任何时间考虑对手所处的环境及其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也没有考虑其与美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在很多情况下，如果美国不喜欢的国家拥有攻击美国的能力，“恐惧主义”就会辩称，美国应考虑使用军事力量来消除威胁。这种世界观也不会考虑目标国家的意图或其成功挑战美国的能力。

直至冷战结束，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直是现实主义。由于“9·11”的创伤，美国摒弃了这一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对所有对手的恐惧。这种“恐惧主义”往往会导致非理性和不合逻辑的政策，削弱而非加强国家安全。美国害怕恐怖主义，担忧俄罗斯，畏惧中国，害怕伊朗、朝鲜、古巴和委内瑞拉。这些恐惧合理吗？一些恐惧是合理的，例如，恐怖主义是真实存在的威胁，但建制派思想家的恐惧程度太过夸张。

对美国软硬实力全面、细致和理性的分析，以及对任何一个对手的一样准确的评估将表明，要维护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有更加有效和划算的方法。对于已失败的“恐惧主义”理念，最好的补救办法是提出一种新方法：可称之为“建设性现实主义”。

与“恐惧主义”不同，建设性现实主义并不寻求任何使用武力的机会，而是通过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来维护国家安全。它将外交置于军事手段之上，以便问题在升级前得到解决。重要的是，它会考虑敌人的意图、伤害美国的能力及其与美国的力量对比，而不仅仅是看他们是否拥有某些武器。

在这个动荡不安、高度复杂的世界，建设性现实主义是指导美国外交政策以可承受的代价实现适当战略目标的核心框架。要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至少要确立和保持以下战略目标：第一，保留一支强大、能够抵御任何敌人攻击的现代化武装力量，实现共同防御；第二，重视与其他全球参与者富有成效和建设性的互动，这意味着更加注重精明的外交策略，尽可能实现双赢；第三，最大限度地促进和维护和平。

为实现这些目标，高层领导人必须冷静评估各种外国实体的长短处，确定它们是否打算采取合作、敌对或中立的态度，并将其与美国的经济、外交和军事能力进行比较。这样，美国的领导人就能够选择针对个别行为体的适当政策，更好地实现每个目标。

如果华盛顿不断表现出使用武力为所欲为的意愿，结果往往会导致对手的决心更加坚定，而不是像外交努力追求的那样，促使对手调整政策，使其符合美国利益。世界上没有人怀疑美国使用致命军事力量的能力和意愿，美国目前展开的大量持久战争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如果政府认识到美国无与伦比的地缘战略优势——繁荣、充满活力的经济，最强的军队，强大的核威慑力量，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弱小的邻国，就可以自由地改变美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互动的性质，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改善全球经济前景。

## 美国政治/其他

### 美民主党欲将国家安全作为 2020 大选的楔子议题

《国会山报》网站 6 月 9 日载文称，为了能在党内初选中脱颖而出，民主党候选人将外交政策放在次要位置，并试图将国家安全作为 2020 年大选的楔子议题。文章摘要如下：

民主党参议员和战略家认为，特朗普自上任以来引发了一系列国际争议，在国家安全议题上较为薄弱。因此，民主党希望借机在明年的大选中缩小与共和党在国家安全议题上的差距。在民调中领先的 10 名民主党候选人，有 8 名候选人的网站上有专门讨论外交政策或国家安全问题的版块。

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参议员蒂姆·凯恩（Tim Kaine）表示，民主党应该提出一项明确的确保美国安全的议程，这也是民主党在去年的选举中在弗吉尼亚州获得成功的原因，美国民众希望在大选中看到民主党候选人关注国家安全议题。

不过，游说团体“美国国家安全行动”上月末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国家安全议题上，多数选民对特朗普的看法是正面的：55%的人表示支持，45%的人反对。

### 美智库：应加强美国会在制裁中的作用

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 6 月 10 日载文称，过去十年，美国国会在美国制裁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应进一步强化这一角色。

文章称，在实施制裁方面，国会主要发挥三种作用：第一，制定和维持立法以授权或要求对特定不良行为体的行为或身份

实施制裁；第二，监督实施和执行制裁政策的行政人员，同时为美国的制裁战略提供重要资源；第三，根据《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CAATSA)，国会直接监督有关解除俄罗斯制裁之事宜。

迄今为止，国会已成功支持（或某些情况下强制）对制裁采取了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但美国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存在实质性政策分歧，美国目前的制裁政治也存有一定问题，可能导致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在重要战略和法律问题上永远处于紧张状态，进一步削弱制裁措施对目标行为体的刺激作用。因此，国会需要通过更加制度化、更少以特设的方式创建新的制裁机构，行使其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更好解决因制裁产生的政治紧张局势，并帮助美国向其伙伴和对手发出明确信号。

国会加强其制裁制度性能力的方式包括：其一，雇佣更多专业性人员负责制裁政策的制定；其二，应定期发布年度报告，评估制裁政策对美国对手基本经济面的影响；其三，增加财政部额外拨款，为专门负责国会关系的全职人员提供具体资源。

## 美联储是特朗普在贸易战中的秘密盟友

《外交政策》期刊网站 6 月 10 日登载外交政策研究所欧亚项目主任克里斯·米勒 (Chris Miller) 的文章称，通过降低利率，美联储正在缓冲关税带来的冲击，并使特朗普相信关税正在发挥作用。文章摘要如下：

“关税侠”特朗普及其助手认为，关税应在美国贸易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则认为，贸易战会拖累经济增长。这一认知差距对特朗普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美联储认为，当经济放缓时，应该降低利率以提振增长。在过去半年中，美联储一直没有加息，部分原因是为了缓冲贸易战带来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帮助维持经济增长，而特朗普却将经济增长视为关税正在发挥作用的证据。

关税使美国消费者支付更高的价格，迫使企业重新设计复杂的供应链。从短期来看，这些都不利于经济增长。然而作为一种经济刺激，降息可以缓解关税的不利影响，并为股市提供支持。但这种动态是危险的。特朗普威胁和施加的关税越多，美联储降息的幅度就越大；这反过来又鼓励特朗普威胁加征更多关税。

美联储转向货币宽松政策不仅有重要的经济影响，还具有至关重要的政治意义。经济状况将是 2020 年大选的关键决定因素。如果经济状况良好，特朗普将赢得赞誉；反之，他将面临指责。每当美联储发出支持经济的信号，也提高了特朗普连任的可能性。

### 美国经济复苏“任重道远”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6 月 11 日载文称，虽然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工资也持续增长，但美国经济仍存在不可忽视的脆弱性，美国经济复苏仍然任重道远。

美国目前的失业率为 3.6%，实际工资增长率为 1.6%，年均 GDP 增长率为 3.1%，美国经济活跃度继续超过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但由于过去 10 年中的年度增长缓慢且缺乏包容性，美国经济还残留着表现不佳和潜在的脆弱性。加之过度的收入、财富和机会不平等，民众的挫败感和政治不满依然很高。更糟糕的是，对技术和全球化影响的恐慌也加剧了人们对就业流失的担忧。与以往的经济扩张不同，美国目前尚未建立足够的缓冲来应对未来的经济和金融挑战。在美国之外，许多人也开始担心，美国不再是国际贸易和金融可靠和可预测的支柱。

为了延长当前的经济增长，美国需要十分慎重。政策制定者



要避免重大错误，并在采取更多措施促进增长的同时，将可能引发市场事故的风险降至最低。美国也需要一项有针对性的方案来实现其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升级。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们也应关注如何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最重要的是，美国需要确保自己仍将是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支柱；否则，其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成果的能力将会减弱。

## 特朗普以五种方式“重塑”了美国民主党

美国总统特朗普显然已经将美共和党“打造”为亲特朗普的政党，容易让人忽略的是，他还以五种方式“重塑”了民主党。

美国《政客》(Politico)杂志创始编辑约翰·哈里斯(John F. Harris)近日撰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显然已经将美共和党“打造”为亲特朗普的政党，容易让人忽略的是，他也以五种方式“重塑”了民主党。文章摘要如下：

第一，任何人都有可能。特朗普推动民主党辩论的最直接方式是增加了总统候选人的数量(空前增加)和多样性。放在以前，目前涌现的很多候选人当选的可能性为零。如果不是特朗普打破了传统规范，民主党候选人大量涌现的情况不可能出现，民主党初选也将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不久之前，一位 77 岁、来自小州的社会主义者被认为不可能参选，但如今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成了候选人；不久前，一位 37 岁的印第安纳州第四大城市市长被认为不可能参选，但如今彼得·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成了候选人；得克萨斯州的贝托·奥罗克(Beto O'Rourke)也成了候选人，此前他在三届国会任期内几乎没有掀起什么波澜，也没有赢得全

州竞选；马萨诸塞州自由派法学教授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成了候选人，她直到60多岁才参加竞选；朱利安·卡斯楚(Julián Castro)成了候选人，几年前几乎没有人会想象，担任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的他可能成为三军统帅；连最传统的政客——76岁高龄的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在首次竞选总统30年后再次参选也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有线电视为王。以前奥巴马一直以与现代媒体圈保持距离为荣，夸耀自己对“有线电视闲聊”不感兴趣。然而，如果特朗普不痴迷于有线电视(报道称他每天看几个小时电视，甚至录下他最喜欢的节目)、不知道如何操纵由社交媒体驱动的超高速新闻周期，他不可能成为总统。四年前，特朗普成为总统候选人，靠的就是有线电视。2015年和2016年，电视不但直播了总统辩论，还在辩论结束之后的几天里大量报道特朗普的表现。

如今，包括拜登在内的每一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强烈意识到，自己必须在下月开始的有线电视辩论中发挥出色表现，同时证明自己有能力在媒体叙事战中与特朗普一争高下。没有哪位民主党人能够令人信服地宣称对“有线电视闲聊”不感兴趣，或者认为这是值得夸耀的事情。

第三，失败者才看重信息纪律。不久前，有效竞选活动的重要标准之一是“信息纪律”，即紧扣自己的主题，避免被拖入琐碎的争论。政治操盘手们努力确保自己的候选人看起来像“总统”，要有一定的尊严和矜持，远离竞选丑陋的一面。然而，目前除了拜登，处于第一梯队的民主党候选人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在特朗普的带动下，民主党候选人经常抨击亚马逊、埃克森美孚和脸书等公司。

特朗普对民主党政治风格的影响更加明显。特朗普开创了一个先例：脑海中有何想法，就用键盘打出来。尽管大多数民主

党人不像他那样经常出言不逊，但他们显然受到了他的影响。低调和含蓄再也不是总统风格的标志了。

第四，赤字无关紧要。在第一次宣誓就职的前几天，奥巴马煞费苦心地强调遵守财政纪律的决心。相反，特朗普在言辞上或行动上，都未表明他关心预算赤字或福利成本。这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开了绿灯，可以无视这些问题。

没有哪位领先的民主党候选人强调削减赤字或控制成本，媒体或选民也没有就此施压。相反，竞选的焦点是，谁能提出最具雄心、最能让人心跳加速的想法，如“全民医保”、减免大学学费、教师加薪、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等等。

第五，充当团结者太过时了。特朗普与其他总统的不同之处在于，大多数时候，他从未在言辞上尊重总统应该是国家的团结者这一想法。而从老布什（“一个更友好、更温和的国家”）到克林顿（他说自己想成为“修补缺口的人”），再到小布什（“我是团结者，而不是分裂者”）和奥巴马（“不存在自由派美国和保守派美国，只存在美利坚合众国”），每一位总统都用金句表达过弥合国内分歧的愿望。

目前，在民主党候选人中几乎未出现类似的言论。当然，拜登是例外，但他很快意识到，充当“搭桥者”只会带来风险，因为连许多民主党温和派都认为与共和党和睦相处没有任何意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形成自己政治理念的时间比任何候选人都早，而且早就认识到击败特朗普的方法是接受他改变了竞选总统的方式这一事实。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mailto:bianjibu@sias.org.cn)